

晚风·龙光塔

长豆,长豆

| 蒋森度 文 |

长豆是蔬菜中常常被忽略的一种,家常菜中可有可无,无碍大局。但凡凭一个“长”字,就不曾让用心的人去观察一下,“长”在何处? 菜农眼中的豆“兄弟”多,蚕豆、毛豆、豌豆、扁豆、绿豆、赤豆……上海人把长豆说成是豆荚,无锡人说“长树郎”,大部分人却说“长豇豆”。豆类长相各有千秋,长豆独树一帜,不仅在一个“长”字上,它的凌空御风能力使人展开想象。

每年“春分”前,长豆下种育苗,豆种入土,一个星期就破土露白,展开两张稚嫩的新叶,再长出两张叶,即移栽。菜园中每埭种两棵,对对种上成两行,着新土。春风吹,春雨润,初见蓬勃之势,就用细竹竿搭豆架了。竹竿随育苗边上插进土中,竹竿上端交叉搭上,用一根横竿放交叉点上,线带缚扎,豆架连上。此时菜园地上竹竿林立,好像渔港内将挂帆的渔帆船待发。长豆起身,似“箭在弦上”,没几天,那光光的竹竿“穿”上了“绿衣”,长豆藤蔓爬上竹架,绕着竹竿向上攀去。豆叶似卵形,张张迎着阳光,初见油亮,渐渐绿色变浓,一层层往上展开。一排排豆架,俨然是菜园中的仪仗队,生气勃勃。

长豆藤上架了,不是赶着鸭子上架。似一群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学习结束,要升一年级的心情,飞一般

地从园中冲出,如有翅膀,定会飞向天空。长豆长相,初始貌不诱人。苗蕊中长出细细的嫩须首先亮相,长豆的嫩须,像侦察兵,不露声色的灵敏。当风把须丝一次次地吹向竹竿时,细丝会抓住其中一次机会,缚住竹竿,绕丝如绕指柔,旋着向上。旋,一律向左旋,奇妙! 是基因传承? 还是受公路交通靠右走的启发,有序畅行? 待解! 长豆的主茎在茎须的牵引下,昂首向上,向上,向上,唱着一支歌,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。有时候,吃到好东西很满足,但看到好东西精彩的生长过程,更享受,攀竿登高,虽不是长豆独有,但其全体发力,欣欣然,气势昂昂独成气象。长豆的主茎攀达杆顶后,稍歇,休整。初夏的阳光下,双瓣豆花在豆叶中次第开放,空气清新。豆花绽放蜂蝶惠顾,暖风中,淡紫色的豆花完成秀美。两三天花收场,长豆出世。从高端的竹架上开始,挂出条条长豆。这时长豆又一个劲地向下,向下,向下,低垂。乍一看长豆吊在茎上,上面“头部”牢牢联上,“瓜熟也不蒂落”,退后几步看豆架,长成的长豆成绿色垂帘,有远近层次,画家看后定会欣喜细看,远近高低错落垂挂,豆色浓淡不一,多像名师画出有层次感的一幅画。如果栽培长豆有个谋划,在菜园门口用心种上一排长豆,到时长豆成熟时

挂出几排长豆来,形成“豆帘”,你走进定会“别有洞天”的感觉。

走进豆架中,收获长豆,头上、肩上触碰,似长豆有意拂脸摩肩,有一种舒服的亲善感觉,豆架上的长豆正好是你稍微抬手就可摘到,垂姿恰到好处落在伸手摘采的高度,是长豆在生长中的安排。摘长豆,不用竹篮,采到手,放入臂弯中,一大把,长豆有2尺长,手挽起来,潇洒地走出来,多像手挽一件绿色上衣,那么轻松! 美好夏天,收获长豆的季节。

长豆主要是吃豆外面肉质的皮,豆在其中已退化。在厨师的手上,嫩爽的发力,欣欣然,气势昂昂独成气象。长豆折成寸段,进油锅时“高音轻唱”,轻炒断生,即略略放进水快烧,“三下五除二”出锅,长豆光炒碧绿生青,吃口自然清爽。长豆中的纤维是蔬菜中最好的,当长豆在豆架上脱颖而出,直到长熟垂成,天天迎风摆动,造出来的一副“筋首”,柔软中强劲无比,定是优质纤维吃进肚里,肠胃畅通助消化。当你吃上汁浓味厚的红烧肉,你再吃上爽口的长豆,好似嘴里被清扫了一番,爽! 使人费解的是青青的长豆和不登大雅之堂的咸菜为伍时,一起配制炒上,另有一种开胃的味道,扑面而来,上桌后,吃客欢迎,甚至在宴上一扫而光。绿色食物中说“长”论“短”,不落伍。

众生·人民路

陪伴:最长情的告白

| 周文文 |

地球人口70亿,而我只对你中意。

一年365天,我只爱你三天:昨天,今天,明天。

——这样的情话,是诗、是歌,是半个多世纪携手的承诺,既现代又古典。在七夕情人节前夕,我在无锡一家颐养院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我爱你”活动。我形容这是“浪漫不分年龄,幸福不看长相”——颐养院为五对八十岁以上、走过金婚与钻石婚的老人家举办仪式,共叙情话、欢度节日。

老年伉俪中的每一对,都是一方患病生活不能自理,而另一位摒弃个人爱好、守候在护理院陪伴了多年。活动高潮环节,是让互相扶持走过风雨几十载的夫妇互诉感恩的心。当主持人提问台上老人“你们彼此是怎么认识的”,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,那侃侃而谈的“啰唆”与无人问津的“喃喃自语”,让人相信:最真挚的语言都是心底流出的诗,如牙牙学语的孩童般重复而深刻。无人不被现场的气氛感动。有的老人聊着聊着泪如雨下,痴痴地看着老伴连声说着:对不起,你辛苦了! 谢谢你哦! 那份感谢的认真和专注,让现场许多人流下热泪。

印象最深的,是一对相识于童年,一起上小学中学,二十出头结婚已走过六十年钻石婚的夫妇——88岁的庞云鹤和87岁的薛菊宝。他们一位原来是海军团长,一位原来是地理教师,祖籍都在江阴。在薛老师22岁那年,

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走进婚姻殿堂——“那个时候啊,就是他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他家的,他说我会照顾你一辈子!”今天的薛阿婆回忆里满是甜蜜。

当两人的爱情结晶女儿出生时,庞团长依然在军校无法回锡,这一等待就是13年。薛老师一人带女儿,边工作边抚养孩子非常辛苦。后因工作需要庞团长调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军代表,多次带着学员们出海试航,工作严谨而努力。后来,组织上同意把家属调至上海安家落户,但考虑到大女儿已参加工作不能带去上海合家团圆,他只能选择转业到无锡湖光仪器厂。至此这对分居了23年的军人之家终于团聚于无锡。他们那珍藏了满满一抽屉的书信,是这漫长而感人的异地恋的最好见证。

回到故事开头。看着88岁的庞先生轻声细语地说出这些土味情话时,薛阿婆笑得合不拢嘴。她眼圈泛红,眼里噙满泪水,庞先生又缓缓安慰说:“不要难过,这么多年了,我们只要在一起就可以,谢谢你!”看着耄耋老人说情话,现场无人不动容。23年的分居守候,如牛郎织女但银河分不开彼此;八十载春秋相识相爱,终成挚友彼此成全生命里的幸福与安康。这是中国式情人节里最美最长情的告白:用真情陪伴一生,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,用相爱陪伴一生,这也是我看到的别样七夕节。

家庭·广瑞路

奶奶外婆两个“大”

| 吴达如 文 |

我的祖母名叫庞满大,外祖母叫赵巨大,她俩到今年,该有120多岁了!

她俩的名字都有个“大”字。宜兴人起名都喜欢“大”,希望孩子快快长大,好好长大,而且,大还不够,还要“满”“巨”! 这些字眼,用在她俩身上,既恰当又不恰当。

她俩还是孩子时就包裹了小脚,从小到老一双三寸金莲走路摇摇摆摆,哪有大步流星之满之巨?

祖母自幼到我吴姓家是个童养媳,我曾祖母是个出了名的“凶婆婆”,幸福能满乎? 稍长又要她学做坯,每天天不亮起床煮一家子十几口人的早饭,等到与我祖父结婚又生了五个儿子、两个女儿,祖父兄弟三个是老大,祖母身为长房媳妇,

自然应该事事在前,这个大,又是吃苦大、辛劳大! 外祖母出生在宜兴城里,父亲是私塾先生,从城里嫁到汤渡,又做瓮头又操家务,拖带六男四女,真是艰辛巨、难处大!

我父亲年轻时在张渚开设诊所,母生了我二弟之后,我就到汤渡与祖父母一道生活,六岁那年我进汤渡小学读书,那时冬天穿的棉袍子,纽扣是用线绞在布上做的,天一冷,手冻得紫萝卜一般,这纽扣再一潮膨胀了,那时我大便要把棉袍子脱掉,谁知就是解不开,大便又急,没奈何拉在裤裆里又恨又急,飞快跑回家拉着祖母的手,奶奶一步一晃赶到街上周裁缝那里,我一定要把布纽扣拆了,换上胶纽扣,祖母戴上老花镜一针一

针缝,她脚小、手小、人小,心却那么细,名字应该叫满小啊!

外祖父去世后,外祖母还帮助几个孙儿带曾孙,她虽然面孔大,手也不小,却心细如发,孩子们一哭她就知道哪里需要手脚了,喂食、拉屎尿、添衣加被,都是小心翼翼,我的表兄弟总是念叨:“自己的孩子全亏太太的手脚!”你说拖带吃奶的孩子大大咧咧,粗手粗脚行吗? 所以外婆的名字该改为巨细了!

奶奶、外婆虽然已远去我多年了,如今我也届耄耋,但总时时会记起她们、念起她们,两个“大”,祖母寿登七六,外祖母高龄九十又三,这两个“大”如山一样矗于我心,又如同丝一股扣于我情。



茶亦醉人

插画 戎锋